

折 鴻傳

【下卷】

乱世洪流卷涌神州
胡人铁骑马踏黄河

碎石◎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阅 览

I 747.58
20121
2

折 鴻傳

碎石◎著

【下卷】

乱世洪流卷涌神州
胡人铁骑马踏黄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鸿传 / 碎石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5104-1522-7

I. ①逝… II. ①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3880号

逝鸿传

作 者: 碎 石

责任编辑: 熊 嵩

封面设计: 沉香书衣

内文设计: 郑 云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600千字 印张: 3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1522-7

定 价: 49.8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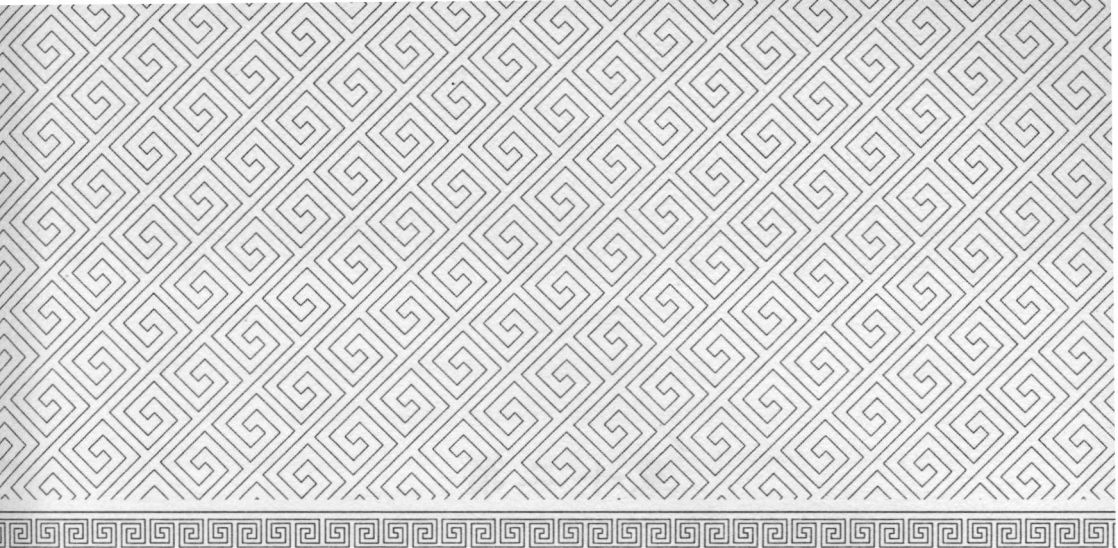
折鴻傳

【下卷】

碎石○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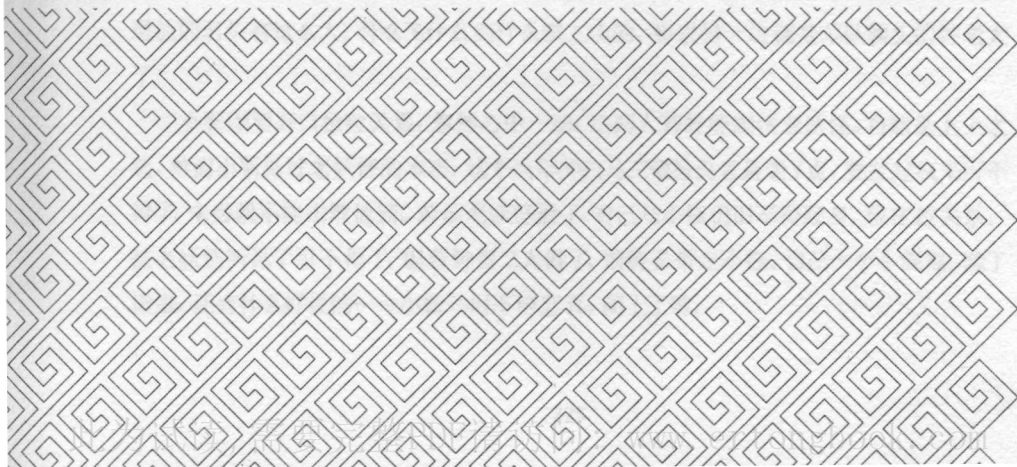
目录

第二十章 ·····	275
第二十一章 ·····	289
第二十二章 ·····	305
第二十三章 ·····	317
第二十四章 ·····	330
第二十五章 ·····	347
第二十六章 ·····	362
第二十七章 ·····	381



第二十八章	394
第二十九章	405
第三十章	424
第三十一章	435
第三十二章	447
第三十三章	461
第三十四章	471
第三十五章	484
第三十六章	496
第三十七章	515
第三十八章	532
尾声	547

CONTENTS



第二十章

SHIHONGZHUAN

风大起来了。先是听到风声呼啸，远远的林子里“呜啊——呜呼”的叫着，接着近了一点，天上不时闪烁着电光，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高高的树的轮廓左右摇摆，麦浪般一道接一道，起伏不定。风吹透了整个森林，终于刮到眼前，但见眼前突然间就飞沙走石，仿佛正面撞上一堵风的墙壁，打在人脸生痛。耳朵里充满了咆哮声，跟无数树干劈啪折断之声。小靳站立不稳，往后重重撞在车身上。他来不及叫痛，感到车竟然已被吹得微微倾斜，车上的篷因兜满了风，几乎要离地而起。

小靳忙死命抱住车子，尖叫道：“小钰，快出来！老黄，来拉一把！”正拉扯着，风却突然一顿，小靳哇啊一声，险些撞上车架。他刚缓了一口气，忽听左首有人笑道：“原来又是钟老大，你来得好快。”

右首有人中起十足地笑道：“呵呵呵呵，阁下就是号称飞天入地神剑无敌一拳镇三山的贾老二么？幸会幸会！”

小靳抬头看去，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到，忽的闪电划破天际，只见一棵大树之颠上有一个飘忽的人影，随着大树摇摆不定，听声音确是那天高谈阔论的贾老二，只是不知道他的名头有这么大，什么飞什么剑什么镇三山的，想来另一边就是车队领头的钟老大了。

小靳刚要开口拉拉关系，忽然心中一动：这两人若是能制伏老妖怪，自然是上上之选，然而小靳见过老妖怪的本事，这个当年的白马三僧虽说老是老了点，要发起疯来可不得了，未必就不能击败他俩。若是老妖怪胜了，自己与小钰仍旧不得脱身，现在拉关系，被老妖怪听见了可不得了；但若钟贾二人胜了，则势必带走小钰。自己一个小混混，除了滚蛋，还有什么好说的……小靳一时不辨悲喜，闭上了嘴。

只听贾老二道：“下面有位朋友刚才叫了声小钰，不知道能不能出来一叙？在下江南贾谊，想会会刚才的朋友。”

钟老大则扯开喉咙叫道：“小钰，你在么？”

小靳爬上车，正见到小钰醒过来。他忙扑上前一把捂住小钰的嘴，低声道：“老僵尸在旁边，现在还不能回答，等他们比试出结果了再说。”小钰迟疑片刻，点了点头。

钟老大正叫着，忽地轻哼一声，跟着一阵拳脚相交之声，想必与老黄对上了手。贾老二道：“钟兄，点子棘手么？”然而钟老大却一直没有回答，跟着那人从树顶一直打到地上，劈劈啪啪一阵响，树枝折断无数。

贾老二略一思索，已明白来人功力太高，压制得钟老大完全无法出声。他刷地拔出背上三尺长剑，叫道：“我攻上！”纵身飞下，袭向那人头顶。“当当”两声轻响，钟老大呼出老大一口气，叫道：“哎哟！妈的！太他妈厉害了，小心！”贾老二也叫道：“他的手如铁一般，别跟他硬碰！”

此时四周漆黑一片，只偶尔有电光闪过。两人联手进攻，不住叫喊：

“我踏乾位，削他上身！”

“我退昆位，再退离位！他妈的变掌为爪，好生阴险！”

“我身后有树！哎哟，顶了老子一下！”

“好！击到他了！黑灯瞎火，也不知道是哪里？”

“哎哟！”

“我刺了他一剑！”

“是老子！”

老黄却一直没有声音。

打了一阵，钟老大叫道：“妈的，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

贾老二也道：“来不及喊了，总之我上你下！”这一来便只听见拳脚相交之声、长剑破空之声、树枝灌木被人削断劈折之声。

小靳凝神听去，有两个人呼吸越来越粗，越来越快，想是内息跟不上了。小靳知道不是老黄，一颗心怦怦乱跳，小钰握着他的手也一片冰凉，不住低声道：“怎样了？打赢了吗？”

小靳沉声道：“难说得很，总之……厉害得紧！”声音也禁不住地微微颤抖。

忽听一声闷哼，贾老二道：“快退！”

钟老大嘶嘶叫道：“嘿！妈的，打得你老爹好……我退需位，再退讼位……你追你老

爹干什么？哼……”再也说不出话来。

贾老二长剑一抖，剑身震荡，发出尖锐至极的一声响。小靳隔得老远，仍觉得耳中一痛，嗡地响起，忽听老黄纵声惨叫，贾老二叫道：“退……”砰的一响，声音从中而断。

小靳听到老黄的叫声，心中猛地一跳，正要探头看个究竟，蓦地面前风声大作，有人欺上车来，一把将自己跟小钰抱起。小钰放声尖叫，小靳亦是大骇，随即低声叫道：“老黄，是你！”

老黄并不回答，向车后冲去，但听头上剑刃破空之声，钟老大沉声道：“留下！”

老黄反身一脚踢在车篷上，车篷轰然破裂，碎屑飞散，钟老大身在空中无可后退，只得急将剑舞成一圈，斩落断木。就这么缓了一缓，老黄已飞出数丈之外，没入林中。

钟老大提气要追，忽听身后钟夫人叫道：“别追了，你不是他对手！”他向漆黑的林子里看了一阵，叹口气，走回钟夫人身旁，见贾老二捂着胸口勉强坐起身，嘴角兀自留有血丝。钟老大道：“妈的，世上真有武功如此高强的人，老子今天算是认栽了。”

原来他与贾老二那日带领部下逃脱后，与钟夫人会合，追赶车队，却只见到满地尸骸跟破碎的马车，查看下发现只是一人所为。钟老大心知此行已无任何结果，只得遣散车队，自与钟夫人寻找小钰。谁知贾老二如影随形，定要帮他们的忙。三人遂沿着车辙一路寻来。途中因路过几道溪流，老黄扛着车走，行迹中断，幸亏钟老大几次撞大运又找到足迹，迟了好几天，才找到此地。他们接近时，正是小靳与老黄大谈白马寺惨案之时。他们知道老黄必非寻常人，不敢贸然出手，于是设下圈套，趁着漆黑一片，由钟老大与贾老二出手，引诱老黄，而钟夫人则藏身在树后。本来的计划是两人带着老黄逐渐靠近钟夫人藏身之所，再由钟老大大声说话，掩护钟夫人出手，没有想到老黄内力极深，几掌之内便压得他内息闭塞说不出话来。若非贾老二突然震剑，以奇招将老黄暂时震住，几乎就要前功尽弃。但贾老二仓促震剑，面前稍露出一丝破绽，便被老黄一掌击伤。好在钟夫人的暗器终于及时击中了老黄面部及前胸要害，他伤重之下只得逃窜。

钟夫人道：“贾兄弟，伤得重不重？”

贾谊苦笑道：“不重，只不过怕是再难出手了。钟兄给我好大的帽子，又是飞天又是镇三山的，可真是千古罕见。”

钟老大抹一把额头的汗道：“妈的，先唬唬那家伙再说嘛。他跑了，也不知道是他的幸事还是我们的幸事。再斗下去，哼！”

钟夫人道：“刚才那人逃走时，确实听到了小钰的叫声。看来此人不知什么原因囚禁了她，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救她才行。”

钟老大点点头道：“那是。我敢肯定他就是出手袭击商队的人！妈的，好硬的骨头，好深的功力！刚才我那两下明明戳到他背脊，就算没中命门也不会太远，这家伙居然若无其事。他究竟是谁？”

贾谊道：“我也未曾听说，实在比家严还……咳咳……”

钟老大缓过劲来，说道：“对了，你究竟是谁？他妈的，这一手‘平秋剑法’，你当老子没有见识吗？”

贾谊一呆，笑道：“是，在下行走江湖，一向随意惯了，倒并非有意瞒着钟兄。在下这谊是真的，贾是假了点。在下姓谢。”

钟夫人笑道：“果然是谢大侠的大公子，这分气度、本事，放眼天下也没几个人啊。”

贾谊道：“惭愧惭愧……”却被钟老大一把拧起。

钟老大道：“惭愧个屁！你……”

“轰”的一个惊雷，震得钟老大将后面的话通通吞回肚子里，道：“既认我是兄弟，那老子可不客气了。走走，先出了这鬼地方再说！”

老黄带着小靳小钰一路狂奔，头顶炸雷一个接着一个，小钰死死抱住小靳，脸埋在他怀里，泪水把他胸前衣服都打湿了。小靳干着嗓子叫：“老黄！妈的！你想叫老子散了功死吗？快找个山洞什么的躲一躲啊！”但是老黄不答，只管往前猛冲，突然间小靳脸上一凉，几滴水打在脸上。他叫道：“哎呀，下雨了！”却觉那水又粘又热，顺着脸颊慢慢往下流动。小靳颤声道：“老黄……你……”

这个时候头顶啪的一个炸雷，将他要说的话打回肚子里。小钰脑袋一偏，昏死过去。顷刻间狂风夹着倾盆大雨从天而降，打得小靳吱哇乱叫：“要死了要死了！”突地老黄手一松，小靳与小钰同时飞出，重重落在地上。小靳摔得眼冒金星，挣扎了半天才爬起身来，但听四周风雨声震耳欲聋，却没有雨打在身上。他好奇地四处摸摸，原来真的被老黄扔进一个山洞。他又惊又喜，顾不得全身疼痛，摸到小钰身上，推了她两把。小钰轻声呻吟一下，幽幽醒来，颤声道：“小……小靳哥……”

小靳道：“我在这里，别怕，来，再进来点，别给风吹凉了。”拉着小钰的手往里摸索着爬行。爬了一阵，手摸到一堆干草，小靳爬到上面摸了一圈，发现草仿佛铺成床的形状，小靳大喜，心道：“妈的，有这种好地方？也许那老僵尸就是在这里练功的”。他对小钰道：“躺下吧，暖和一些。”把小钰扶上去躺好，突然想到老黄呢？他对着洞口喊道：

“老黄，你在哪里？喂？老黄！”除了风雨声，并无一人回答。他心想：“也许老妖怪怕钟老大跟那个姓贾的追上来，自己跑了吧？”

只听小钰低声道：“我冷……我好冷……”他这才觉得全身衣服湿透了，贴在身上冷得刺骨。小靳骂道：“这个臭老天爷，早不下晚不下，偏偏选在逃命的时候下！”伸手掏了掏，还好，油布包的火燎子还在。他燃起火燎子四处查看，见这山洞约十来丈深，洞口不大，且里面比洞口附近略高，是以并未有雨水进来。洞中还堆了几堆柴，想是老黄平日里用的，心道：“这个老家伙，还挺会挑地方的。”

当下小靳堆了一堆柴，用草引火，折腾了一阵，终于熊熊燃烧起来，小靳欢呼一声，脱下外衣烘烤，忽见小钰缩在一旁哆嗦，小靳忙道：“你怎么办？也脱了来烤烤吧，你放心，我……我到洞口去守着。”说着走到洞口处，望着外面闪电发呆。

听小钰在身后道：“小靳哥，我……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去，找找钟大哥？”

小靳两只手不住在冰冷的手臂上搓着，道：“不晓得怎么来的呀……这鬼地方，这鬼天气……呼，下这么大的雨，他们大概也回去了吧？”

小钰道：“那我们怎么办呢，小靳哥？我……我怕呀！”

小靳站起来猛拍自己胸膛，正要说话气壮山河的话，突然卡住，顿了一顿，打了个气壮山河的喷嚏。小钰忙道：“小靳哥，你快进来罢！”

小靳哆嗦着倒退走回洞中，背对火蹲下，嘶嘶地吸着鼻涕。小钰道：“小靳哥，你在哪里？”慢慢爬到小靳身边，摸到他的手，便紧紧握住。

小靳道：“放心，有我在，什么事都不用害怕，知不知道？”

小钰道：“我知道。可……可是我们今后怎么办呀？”

小靳叹道：“现在我们俩在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实在是无法可想，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老天爷也来凑热闹，真是……”他烤了一阵火，身体渐渐热起来，道：“如果咱们出去了，你想做什么？”

小钰愣了一会儿，道：“我……我想回去，我想去找阿清……阿清她一个人，一定害怕了吧？”

小靳抹一把鼻涕，道：“你别担心她，她会害怕吗？应该是别人怕她才对。”

小钰摇头道：“阿清其实很害怕的，我知道。越是害怕，她越是强撑着，从小就是这样。”

小靳听了这话，看着洞外的闪电，过了一会儿道：“老妖怪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明天吧……我想，明天想个法子，逃走也好，或者给钟老大报个信也好，总要试一试。”

小钰道：“小靳哥，你真好。你跟阿清一样，不会丢下我自己逃走。”

小靳干笑道：“那也得能逃掉才行啊。好了你别想这么多，趁现在洞里暖和，早些休息吧，我替你烤衣服。明日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忽然背上一热，小钰整个身体靠了上来。只听她在耳边轻轻道：“小靳哥，你的身体好冷。”

小靳道：“是吗？呵呵……那可怎么好……”心中狂跳，想：“这个小丫头，黏起人来真是不得了！”

小钰道：“小靳哥，你干吗在发抖？”

小靳道：“天冷着凉了，嘿嘿。”

小钰又道：“那你干吗又出这么多汗？”

小靳道：“发汗好啊！凉了嘛，发发汗就好了！”

小钰扑哧一笑，道：“小靳哥，你真好玩。”

小靳听着小钰轻言细语，鼻子里闻到一股若有似无的淡淡的香味，脑中一阵眩晕，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不知过了多久，身后一根柴咣的一声爆裂，小靳浑身一震，清醒过来。他感到全身是汗，颤声道：“丫头，别靠着，老子热得很！”身子往前挪动，听见后面咕咚一声，小钰滚落在地。

小靳道：“丫头，快过去睡觉啊！”叫了两声，没听见反应，他转头看去，却见小钰在地上蜷成一团，小嘴微张，已经睡着了。

小靳抹抹汗，心道：“妈的，吓死我了。为什么这丫头黏上来，老子就像挨近火炉一样热？”他弯身抱起小钰，见她只穿着贴身小衣，只觉口干舌燥，脸涨得通红，好容易才收敛心神，把她放在稻草堆里，再拣两件已经烤干的衣服替她盖上。干完这一切，小靳一溜小跑到洞口，大口呼吸着洞外潮湿寒冷的空气，心道：“怎样才能逃出去？我可不能叫老妖怪伤到她。对了，刚才老妖怪好像流血了，看来钟老大他们也不是不可能伤到他，说不定现在到哪里养伤去了，或许明天是最好的机会？”他坐在洞口，心里盘算着各种方法，不知过了多久，眼皮打起架来，靠在洞壁上沉沉睡去。

第二日一早，小靳出洞查看，外面是一大片松林，不知绵延了几十里，远远地与苍色山脉融为一体。山洞在一个斜坡之上，坡面已被昨晚的暴雨冲得沟壑遍布，露出暗红色的泥土。

天空依旧浓云密布，仿佛随时会降到头上。小靳看了半晌，也分辨不出哪是东哪是西，只得回洞里。他与小钰商量了一下，与其在这里干等，不如碰碰运气，当下两人掷石

头占运，最后决定先穿过松林再说。

小靳找了一根趁手的木棒，既可打草惊蛇，又可当作拐杖，危急时还可防身。小钰的鞋掉了在车里，她赤着脚走在泥地上，不久就直喊痛。小靳撕下布给她裹住脚，背一阵走一阵。两人走了一上午，从松林钻到密林里，更加找不到北了。小靳终于支持不住，一屁股坐倒在地。

小钰也累得躺在地上。她躺了一会儿，突然道：“有水的声音。”小靳忙伸长了脖子到处转，道：“有小河吗？在哪个方向？”

小钰听了一阵，道：“是左边吧，我们找找去。”两人便闷着头向左边寻去。走出十几丈，穿过一片灌木，忽觉眼前一亮，这林子树木较稀少，不过都是参天古树，树冠如华盖一般遮天蔽日，地下只是些刚齐脚踝的软软的小草。横贯林子的溪流很浅，就在草地间蜿蜒南行，有的地方露出光滑的岩石，有的地方却全被野草覆盖。

小靳欢呼一声，放下小钰，扑在溪流边饱饱地喝了几口水，只觉精神一振。他捧了水凑到小钰嘴前，让她喝了几口。小钰叹道：“好甜的水。我……我想……”小靳道：“你想怎样？说啊。”

小钰咬着下唇，踌躇了一下方道：“我想摸摸水。”

小靳牵她到水边，小钰伸手在水中荡了荡，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好凉的水。”

“可不！”

“小靳哥，水深吗？”

“不深，可能只有一尺吧。”小靳拿棍子试了试，一回头，定住不动了。

只见小钰慢慢解开腰带，脱下外衣，露出淡色的贴身小衣。小靳只呆了一下，转身要走，却被小钰抓住了手臂。她的软软的小手顺着小靳的手臂慢慢滑下来，牵着他的手，低声道：“别走，陪我。”

小靳抹了一把脸，默不作声地坐下。小钰褪去衣衫，摸索着走入溪中。溪流的水只及她的膝盖，阳光一束束穿过层层翠绿，映在涓涓溪流上，流光飞舞，不似人间。

那些斑驳的水影再倒映上来，仿佛水流在小钰光洁的肌肤上一般。她把水捧到胸前，让它们顺着微微的胸部、平坦的小腹和均匀的腿流下。小靳看着那些飞溅的水花，有些飞得远的，飞入到光束之中，便发出炫目的光亮。他看得久了，只觉眼前到处都是闪烁的光晕，忍不住闭上了眼。

“好看么？”

“嗯……啊，是。好看。真好看。我……我说不好，我想不出怎样来说……”

小钰轻轻笑着，似乎很满意他的回答。过了一阵，她说道：“可惜我自己看不到。”她用水洗着手臂，洗着颈项，慢慢的，有一行泪流了下来。小靳看在眼里，不敢说话。

“这是石全哥哥的血，我摸得到……这么多，这么烫的血。这些血流到我眼睛里，我就看不见了，流到我的身上，我就感觉不到冷了。多么烫的血啊……可惜我要将它洗去。我要将它们都洗去了。阿清……”

“阿清。”小靳低声道。

“阿清说我就知道哭，什么也不做，说我只会逃，只会躲起来。这些话我都记得……所以我不想逃了。可是我……我怎么样才能不逃呢？我又能做什么呢？我不知道……”

“石全哥哥那个时候很开心。他总是很开心，虽然他的话不多，可我知道他常常在开心。他陪我玩耍，陪我一起疯，一起闹，多好啊……石付哥哥，还有……还有阿清。阿清。”

“阿清。”小靳抓着脑袋说。

“他们俩就不爱开心。他们整天急死了，忙来忙去，想着怎么逃命，怎样救我出去。他们对我太好了，可是我……我只想开开心心的。我常常想，也许死了会更开心一点罢？好像阿绿那样……我是不是很傻？大概我也快死了吧。”小钰捧起水，倾在脸上。她尽力仰着头，好让水流得缓一些，让那冰冷的感觉长久一些。

“你在看我吗？”

“啊……在的。一直在的。”

“我怕以后不在了，我怕我死了……没有人会记得我，没有人会记得我的样子。我的样子啊……”

“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样子。”小靳叼着草根，躺在草垫上，抬头望着支离的天空，道，“我想想看能记多久。十年，五十年，还是一百年一千年？”

小钰道：“哪用记那么久。就……就记这一生吧。”

“那可长呐！我以后修道成仙，不老不死，这么一辈子记下去，你不是占到便宜啦！”

小钰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她蹲了下去，全身心感受着溪水飞速掠过身旁，不时有飘落在水里的树枝或花瓣被她身体挡住，她伸手将它们拣到身前，再随水流漂下去。这么开心的玩了一阵——也许只是一刻，也许是几个时辰——她终于说：“我也会记住你

的话的……这一生。”

“哪一句？我的话可是很多的。”小靳搔着头，有些担心。

“哗啦”一声，小钰站起身子，深深吸了一口气。待她缓缓呼出时，用力睁开了双眼，回头对小靳嫣然一笑，说道：“每一句。”

阿清一掌横击，忽地变爪，出手如风，在一棵百年老树上抓了几下。她刚要旋转身子踢向树干，道曾叫道：“快了！”

阿清停下手，抹抹头上的汗，喘着气道：“哪……哪里还是快了？”

道曾走到她身边，比了个鹰爪，横着一拉一提，道：“这里。你来试试。”退后一步。阿清默想了想，一把抓向道曾喉头，道曾略一侧身，阿清身子一沉，顺势一拉，袭向道曾胸前，道曾右手突然从天而降，斩向阿清眉间，停在她眼前一动不动，冷冷地道：“你死了。”

阿清愣了半晌，道：“我先抓到你胸前的。”

道曾摇头，仍旧冷冷地道：“你死了，我受了伤。因为你这一拉力道不够，我却已击碎了你的顶骨。”

阿清闭目想了一会儿，道：“那这一招根本不对嘛，若敌人都跟你一样强，怎么也避不开的。”

道曾道：“这一招当初须鸿使出来就无懈可击，我师父连着两次都未能避开，若非凭着内力深厚，早受重创了。”

阿清大是惊异，连着比画了几次，忽然道：“快了是什么意思？”

道曾手捏成爪形，比在阿清脖子前，凝而不动，却又隐隐有锁住她咽喉之势，道：“这便是这一招的关键所在了。我师父思索了整整三年，终于明白，第一击其实并非虚的，恰恰是这一招的关键。你的火候若是掌握得好，这一爪在对手眼中始终指向喉头，在对方避无可避，只能退后，身子已然后移时，就势拉下，必然中的。我刚才上身未弯，下盘未移，你就急着抽手，将全身劲力都集中在那一拉上。若我真的跟你比斗，甚至不用掌劈你，只需侧身，弹腿一踢，立时就可拿下。”

阿清一震，张大了嘴呆了一会儿，突然跳起来，叫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道曾教了她一整夜，她初时学起来并不困难，甚至觉得这套拳法虽然变化怪异，也并不比“流澜双斩”高明很多，是以只练了三遍，就已将全部招式学会。然而等她开始练习时，道曾却始终不满意，往往一招她重复练了几十次，道曾仍旧摇头。此刻听道曾所

言，她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套拳法不再像“流澜双斩”一般只追求速度强攻，而是留有余地，虚实结合，予敌人最强的压力，果然如道曾所说，需要有极丰富的实战经验才行。

道曾道：“你明白了什么？”阿清道：“原来这套拳法是以虚当实，以实击虚。看来每一招里都有这样的诀窍，需要细心体会才是。”

道曾笑道：“明白了么？那么，我来试一试。”手一伸，抓向阿清喉头，阿清自知比道曾矮，要劈他实在勉强，当下身子一侧，预备踢他，不料道曾手突然一长，已捏住她的咽喉。虽然他使不出什么内力，这一下仍是迅捷，阿清啊的一声，想要踢他已然不及。

道曾冷冷地道：“你明白什么了？”阿清道：“我……我……”“我”了半天也没说出什么来。

道曾道：“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由虚变实，由实化虚。你若始终拘泥于某一招某一式的既定模式，就永远无法体会你师父的武功精髓。”放开了她，自走到树旁盘膝坐下，合十参禅。

阿清摸着喉头，心中翻来覆去的念着“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由虚变实，由实化虚”这句话，又是惊奇，又是兴奋，又是担心，只觉自己已站在一个大门之前，里面是从未窥探过的武学境界，然而自己能不能踏进去，就得看自己能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了。

她想了一阵，重又练起来。道曾听她练拳的声音时急时缓，睁开眼看了看，只见阿清动作时快时慢，时而一拳击出，力大势沉，转过身又是同一拳击出，却软弱无力，仿佛舞蹈。有时一连几式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有时又在某一式上停留很久，垂头沉思，或是反复练习。道曾知道她正在琢磨，如果能有所突破，则不单是这一套拳法能彻底领悟，更能在武学上有质的飞跃，当下暗自点头，不再叫停她，任她随心所欲地练去。

小靳盯着小钰明媚的眼睛，看了很久，终于叹道：“果然很像。”

小钰走上草地，低声道：“和阿清吗？”小靳点点头。小钰用一件外衣擦干身子，穿上衣服，坐在小靳身旁，头靠在他肩上，用手慢慢地将湿淋淋的头发一缕缕理在脑后。小靳见还有一个珊瑚挂坠小钰没戴上，伸手递给她。

小钰摇头道：“我不戴了。我送给你，好不好？”

小靳道：“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小钰道：“你戴上罢。如果……如果以后你见不到我，见着这挂坠，也许会想起我也说不定啊。”

小靳想了一想，道：“也好。”便要收到包袱里。小钰按住他的手，盯着他的眼睛道：

“我要你现在就戴上。”

不等小靳反驳，她拿过挂坠，动手给小靳戴起来。她那润玉般的脖子上兀自挂满水珠，就在小靳眼前晃动。小靳脑子里一阵晕眩，若非强行忍住，几乎就要凑上去闻一下。

好容易戴好了，小钰退后一些打量了一阵，道：“真好看。”

小靳脖子上多了个东西，好不别扭，拉来拉去的看。小钰端坐在他面前，道：“别拉得太猛，小心断了。”

小靳笑道：“会不会！放心了！你冷吗？”

小钰摇摇头，随即又点点头，凑过来靠在小靳肩头，问他：“你在做什么？”

小靳歪着头道：“看天。”

于是两人都不再说话了，只觉依偎在一起是如此自然，已无需更多言语。此刻天穹一片苍茫，没有一丝儿风，四境万籁俱静，连鸟鸣之声都听不到，整个天地仿佛只剩下了身旁的人儿。两人就这么感受着对方的体温，各看各的风景，各想各的心事。

不知过了多久，小靳动动身子，伸个懒腰，道：“哎呀，饿了！”

小钰道：“我也饿了。我们怎么走呢？”

小靳左右看看，道：“一般来讲，我们沿着溪流走……大概能走出去的。就不知道这山有多大，要走多远。有虎，有狼……嘿嘿，还有老妖怪。”正在踌躇间，小钰伸出手，在他头上抚摩着，道：“不怕不怕。我能活到现在，已经大大出乎意料了，再来什么也不怕。”

小靳看她两眼，忽然间勇气陡升，心道：“是啊，要说死，老子早在掉下悬崖时就已经摔死，没摔死也淹死，没淹死也给老妖怪吃了……乱七八糟这么多，他妈的，已经算赚了，还怕什么？刚才无头苍蝇一样乱蹿，现下找到溪流，看来老天还是不肯绝我，哈哈！”

当下跟小钰牵着手，沿着溪流走。那溪流在林间蜿蜒曲折，一开始还与林间土地相平，走着走着，地势渐低，而两边的树木也多了起来。不时有支流汇集，水面也逐渐宽起来，变成一条河流。小靳小钰在岸边走着，被茂密的灌木遮挡，越来越难得见到溪流，只有听着水声一路前行。再走一阵，听前面隐隐有轰响之声。小钰抓紧了小靳的手，道：“是什么？”小靳也有些紧张，仔细听听，道：“应该……是瀑布吧。”

两人觅着那声响过去，走出半里左右，眼前忽然一宽，原来已钻出林子。但见远处群山如屏，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头，一条山脉连着一山脉，直延伸到天边，而自己脚前却是一个悬崖，高二十几丈。河水从身旁飞流直下，形成巨大的瀑布，落入一个深潭中，轰

然如雷鸣，震得人两耳发颤。瀑布下水雾弥漫，气流升到空中，形成一朵朵白云，飘然而去。

小靳尤自不信，绕着瀑布顶转了两圈，然而这悬崖不知有多宽，林深叶茂，藤蔓交错，始终找不到别的去处。他看了半天，终于泄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想：“妈的，沿着溪流就可出山，和尚这么说，老猎户也这么说，偏偏在老子身上就是不灵验！不知道老妖怪是怎么到他的洞的，或许要翻过那道坡才行。”他正要带着小钰转身，忽听瀑布下“呜——”一声，跟着有人大笑道：“师父，哈哈哈哈哈！我懂了，我明白了！哈哈！哈哈！”不是老黄是谁？

小靳头皮一麻，扯着小钰钻进草丛，小钰也吓得脸色苍白。小靳指指身后的森林，两手做了个爬行的姿势。小钰点点头。当下两人手足并用，往林中爬去。爬了一段，小靳突然一顿，小钰收不住，差点撞到他。只见小靳神色严峻，竖起手指做个噤声的动作，侧耳凝神听着什么。小钰忙伏在草中不动。她等了一会儿，觉得手上又凉又痒，低头一看，一条小蛇正从容爬上手背。

小钰道：“小……小靳……”

小靳并不回头，挥挥手要她闭嘴。他用一根树枝轻轻挑开面前的草，仔细打量。小钰只道他见到了什么危险之事，咬紧牙关拼命忍住恐惧，任那小蛇在手上游走。但那蛇转了一圈，渐渐地顺着手臂往上爬来。小钰道：“小靳……小靳哥……”

小靳听她声带哭腔，偏过头来低声道：“别动……我听见有蛇在附近……咦？这是什么？”

小靳看了小钰手臂一眼，“哇啊”一声大叫跳起身，不料脚跟被藤蔓一绊，摔个大跟头。那蛇受了惊吓，一口咬住小钰的手。小钰吃痛，呜地哭了出来。

小靳不顾一切扑上前，抓住那蛇的尾巴，那蛇转头要咬他，小靳情急下内息狂涌，那蛇突然挣扎两下，软软的耷拉下来。小靳也管不了是怎么回事，将蛇远远地抛出，蹲下来拉起小钰的手，但见被咬的地方已然青肿了老大一块。

小靳颤声道：“别、别怕！别动！我帮你吸出来就……就好了！”用嘴吸她的伤口的血。小钰开始觉得痛，哭得眼泪汪汪，不一会儿只感一阵酸麻感从手臂生起，向肩头扩散，渐渐的头颈处也僵硬起来。她吓得哭也忘了，用尚能动的左手摸摸小靳的头，道：“我……我……我动不了了。”

“什么！”小靳一抬头，小钰左手无力地落下，跟着整个人向后翻倒。小靳忙抱住她，见小钰的脸也变成青色，无助地看着他，已说不出话来。